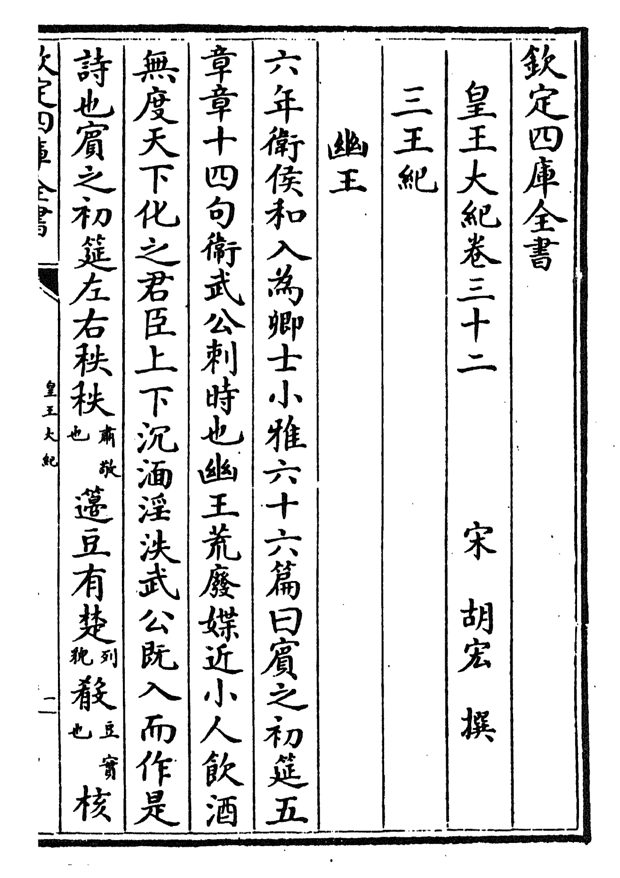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三十二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幽王

六年衛侯和入為卿士小雅六十六篇曰賔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賔之初筵左右秩秩肅敬也籩豆有楚列貌也殽豆實核

加遵也維旅陳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既抗舉也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大也有林君也錫爾純大也嘏福也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鄭公仇讀曰𣂏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酌彼康爵酒所以安體也以奏爾時時謂心所尊者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言重順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失威儀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

醉止威儀抑抑愼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常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不正也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過也側弁之俄屢舞傞傞不止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羖羊不童也三爵獻也酬也酢也不識矧敢多又小雅六十七篇曰魚藻三章章四句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長貌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鄭云那安也小雅六十八篇曰采菽五章章八句刺幽王也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采菽采菽菽大豆也采菽之苗所以芼太牢羊則苦豕則薇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

及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動也鸞聲嘒嘒中節也載驂載駟四驂來來四馬君子所屆亦芾在股芾太古象也在冕服謂之韍膝之芾在他服謂之韠邪幅在下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盛貌樂只君子殿鎮也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辨治也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繂也纚緌也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揆也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至也小雅六十九篇曰角弓八章章四句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調和也角弓翩其反矣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已老而孩童慢之如食宜饇飽也如酌孔取謂宜量其多少毋教猱升木猱猨類如塗塗附泥塗也著也君子有徽猷美也小人與屬連也從也雨雪瀌瀌見晛曰日氣

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雅七十篇曰菀柳三章章六句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動也無自暱近也焉俾予靖治也之後予極窮也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行也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危也小雅七十一篇曰都人士五章章六句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君之所居曰都）萬民所望（忠信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以臺皮為笠所以禦雨撮以緇布為冠也）彼君子女綢直如髮（言其情密緻正直也）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美石也）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氏姞氏名族）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厲帶之垂者）彼君子女卷髮如蠆（髮末卷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病也思望之甚也）小雅七十

二篇曰采綠四章章四句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終朝（自旦及食時）采綠不盈一匊（兩手也）予髮曲局（卷也）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衣蔽前也）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至也）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小雅七十二篇曰黍苗五章章四句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芃芃（長大也）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負者）我輦（輓者）我車（將車也）我牛（牽傍牛者）我

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徒行者我御御車者我師師者我旅旅者

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邑名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

召伯成之原隰既平土治曰平泉流既清水治曰清召伯有成王

心載寧小雅七十四篇曰隰桑四章章四句刺幽王也

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隰桑有阿

其葉有難阿美貌難然盛貌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

葉有沃光澤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濃色黑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固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小雅七十五篇曰白華八章章四句周人刺幽王也幽王以嬖寵立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白華菅兮白華於野已漚為菅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可也圖也滮池流貌圠流豐鎬間水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我也烘燎也于煁烓竈也用以焰事物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誠心不寧貌視我邁邁棄遠之意有鶖在梁

(禿鶖貪惡)有鶴在林(鶴清高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為雄左掩右為雌)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病也)小雅七十六篇曰綿蠻三章章八句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綿蠻(小鳥貌)黃鳥止于丘阿(曲阿也)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

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小雅七十七篇曰瓠葉四章章四句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人不以輕薄廢禮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小雅七十八篇曰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下國刺

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漸漸山石高峻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將帥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山巔也竟也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盡也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白蹢豕之尢躁疾唐突難禁制者將久雨則進涉水波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陰星則雨武人東征不皇他矣小雅七十九篇曰苕之華三章章四句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

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苕之華芸其黄矣陵苕也將落則黄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牂羊牝羊也墳大也首三星心也在罶曲梁也心星見於曲梁其去須史矣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小雅終八十篇曰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言無不從役之人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有芃者狐小獸 率彼幽草有棧之車役車 行彼周道八年鄭伯友入為司寇以王室傾危懼及於難問計於史伯史伯曰王室已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鄭居濟洛河潁之會若脩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曰周其獘乎對曰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故先王雜五行以成物節五味以調口剛四肢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

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裁兆物收經入行姟極和之至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菓物一不講王棄是類也而與剸同欲無弊得乎

鄶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後妘姓封於鄶檜國風首篇曰羔裘三章章四句大夫以道去其君也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豈不爾思勞心

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公堂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檜國風二篇曰素冠三章章三句刺時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艱棘也人欒欒瘠貌兮勞心慱慱憂勞也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過之者俯而就不至者企而及檜國風三篇曰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隰有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其枝夭之沃沃

少壯佼好也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鄶國風終四篇曰匪風三章章四句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傷也兮匪風飄疾也兮匪車嘌兮無節度也顧瞻周道中心弔傷也兮誰能亨魚溉滌也之釜鬵鬵釜屬言不可攪動也煩則魚碎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大雅三十篇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仰昊天斥王也則不我

惠孔填久也不寧降此大厲惡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病也蟊賊蟊疾靡有夷常也屆極也罪罟不收設罪為罟靡有夷瘳愈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拘也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赦也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近也鞫窮也人忮害也忒變也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婦人不宜與公事者也天何以刺

不弔責也何神不富福也舍爾介甲也狄戎狄也　維予胥忌而忌賢者不祥心不慈祥威儀不類動無法度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寬也大也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微也近也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固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大雅終三十一篇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垂也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潰也昏椓奄人也靡共潰潰亂也邪也回遹行也遠也實靖夷滅也我邦皐皐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曾不知其玷缺也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墜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遂也如彼棲苴水中浮草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維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賢也彼疏斯粺宜食疏者反食精胡不自替職況茲也斯引長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厓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

曰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時犬戎盛強薦侵王都始為烽燧以徵兵備不虞王寵褒姒甚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則試令舉烽兵甲四集而實無寇褒姒乃大笑王謹樂之於是為數舉烽遠近無所取信

十一年王遊驪山犬戎猝至王急舉烽莫有應者戎殺王于戲虜褒姒立伯服為王鄭伯友戰死秦襄公聞之帥師救之力戰稍破戎兵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之

師擊逐西戎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宜臼於申太子使命秦襄公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平王

元年太子至洛邑即天子位遂定都焉謚先王曰幽錫晉文侯作文侯之命周書叙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
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
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
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
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
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

論曰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於犬戎則天下所不忍而平王乃其子也所宜卧薪嘗膽養民訓兵帥天下諸侯披其巢穴誅其種類復居鎬京繼迹文武成康蓋前人之愆則可謂人子矣愚觀其命秦晉之詞語平而不切志舒而不慘忘不共戴天之仇輕棄舊都以西事委

之於秦而即安於洛邑亡三綱矣孔子定書而取文侯之命何哉平王雖不自飭勵而晉侯不失蕃宣之道遂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定都成周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使平王稍有仁心義氣而輔以晉文衛武則周室中興矣聖人心廣道大權輕重不失毫釐是以深取晉文而於平王猶有望也及其末年怠惰放縱不可救藥日以衰微名號雖存其實與杞宋等矣聖人據事實

本天道而作春秋固非衆人之所識也

秦襄公乘勝取岐豐之地王命賜秦爵為伯秦國風五篇曰終南二章章六句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槄梅楠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堂畢道平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衛侯和留周輔政時年九十有五矣克勤不怠在輿有虎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

訓之諫居處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衛國風首篇曰淇澳三章章九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瞻彼淇奥（隈也）綠竹猗猗有匪（文章貌）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瑟兮僩兮（矜莊寬大也）赫兮喧兮（德容赫赫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忘也）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琇瑩美石）會弁如星（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緑竹如簀茂密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寛兮綽兮猗重較卿士之車也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居無何衛侯以老歸國謚鄭伯友曰桓公召掘突入為司徒鄭國風首篇曰緇衣三章章四句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毛云卿士聽朝正服鄭云居私朝之服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餐也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大也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

二年秦自以居西垂立西畤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祠白帝魯侯稱薨謚曰孝公子弗湟嗣

四年甲戌東虢公都于制恃其地勢驕侈怠慢鄭人并其地鄶仲恃險國家荒亂鄭人滅之鄭伯欲伐胡以其子妻之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鄭伯曰胡兄弟之國也遂戮其思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已不設備鄭伯襲取之

五年秦襄公伐西戎無虛歲是歲出師至岐薨子文公嗣

九年秦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曰吾先邑也即營居之

十三年衛侯和薨國人謂之睿聖武公子揚嗣衛國風二篇曰考槃三章章四句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考槃在澗山夾水硕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曲陵硕人之薖寛大貌獨寐寤歌

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進立
重也凝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十四年甲申王國風首篇曰黍離三章章十句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王國風二篇曰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鑿墻曰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會期也雞棲于桀棲杙為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聚也君子于役苟無饑渴王國風三篇曰君子陽陽二章章四

句閔君子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逺害而已君子陽陽若自得者左執簧笙也右招我由房國君有房中之樂其樂只且其自樂此而已君子陶陶和樂也左執翿纛也右招我由敖燕遊也其樂只且王國風四篇曰揚之水三章章六句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逺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激揚也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懐哉懐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懐哉懐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

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王國風五篇曰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蓷生於陸而生於谷䓊乾作濕則槁矣）有女仳（别也）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乾也）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意脩脩而悲歗）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乾得濕則腐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王國風七篇曰葛藟三章章六句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緜緜之貌長延葛藟在河之滸水厓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亦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水𤃬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荊季紃四世孫蚡冒立綱紀庶事篳路藍縷以啟四封蠻夷皆服十五年秦文公夢黃蛇自天屬地其口止於鄜時遂作鄜時用三牲祠白帝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

黄帝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

十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二十一年秦文公伐戎戎兵敗散文公遂有周地

二十七年宋公鮒之曾孫戴公戴公之世弗父何之孫正考父補禮樂之廢壞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是

嵗戴公之子司空罋謚曰武公子力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三十二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平王

二十四年甲午衛侯夫人齊姜無子娶陳嬀生子完姜氏子之嬖妾生子州吁衛國風三篇曰碩人四章章七句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碩大也人其頎長也衣錦褧衣

(襌也禪也加錦衣之上嫌其文之太著也)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姊妹之夫曰私)手如柔荑(如新生之美)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廣而方)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長貌)說(暫息也)于農郊(近郊)四牡有驕(壯貌)朱幩(馬扇汗)鑣鑣(馬銜)翟茀(以山雉為車蔽)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盛貌)北流活活(流貌)施罛濊濊(魚罟施於水中)鱣鮪發發(多貌)葭(蘆也)菼(亂也)揭揭(長也)庶姜孽孽(盛貌)庶士有朅(武壯貌)邶國風二篇曰綠衣四章章四句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

位而作是詩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裏綠間色黃正色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汝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過也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二十五年晉侯仇薨是為文侯子伯嗣是為昭公自絳徙都翼唐國風二篇曰山有樞三章章八句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

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亦曳也）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死貌）其死矣他人是愉（樂也）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安也）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秦初制三族之法

二十六年晉侯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使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有貳

宗士有隷子弟等衰如是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乆乎唐國風三篇曰揚之水三章二
章章六句一章四句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
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揚之水白石鑿鑿
素衣朱襮從子於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
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沃曲邑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
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二十七年鄭伯掘突甍謚曰武公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生寤生及叔段姜氏愛段欲立之公弗許寤生嗣是為莊公

二十八年武姜請封段于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封人仲足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鄭國風二篇曰將仲子三章章八句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將請也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鄭國風三篇曰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

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説而歸之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鄭國風四篇曰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搏之也獻于公所將叔無狃習也復也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黄四馬皆黄兩服中央夾轅者上襄最良也兩驂在兩旁者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

射忌（忌辭也）又良御忌抑磬（騁也）控忌抑縱（發矢也）送（從禽也）忌叔于田乘乘鴇（驪白雜毛曰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覆矢者）忌抑鬯弓（弢之也）忌

三十年荆蚡冒薨弟熊通殺其世子而自立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以一牢祠之命曰陳寶

三十一年曲沃成師能修其政唐國風四篇曰椒聊二章章六句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聊（野椒也）之實蕃衍盈升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長也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晉大夫潘父弑其君伯謚曰昭公將納成師晉人殺潘父立昭公弟平國內亂唐國風五篇曰綢繆三章章六句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謂始見東方嫁娶之時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東南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正南也今夕何夕見此粲

三女為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三十四年甲辰

三十六年衛侯楊甍謚曰莊公子完嗣是為桓公初莊公寵州吁好兵公弗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及桓公立而老

三十九年晉曲沃成師卒是為桓叔子鱓代唐國風六

篇曰杕杜二章章九句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杕（特皃）之杜（赤棠）其葉湑湑（枝葉不相比）獨行踽踽（無所親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助也）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希少皃）獨行睘睘（無所依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唐國風七篇曰羔裘二章章四句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也）自（由也）我人居居（安居也）豈無他人維

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_{盡心力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四十年齊僖祿父立文侯亦之孫也

四十一年宋公舍其子與夷以國讓其弟和宋公薨謚曰宣公和即位大夫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鄭伯伐魯魯公子息姑逆戰於狐壤鄭人獲之以歸囚諸尹氏息姑賂尹氏

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

四十四年甲寅鄭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臣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四十七年曲沃鱓入翼弑其君平謚曰孝公國人逐鱓立孝公弟郄

四十八年宋師侵魯魯人敗之于黄魯侯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息姑宋武公薨之年生女曰仲子手有

文曰為魯夫人故魯侯娶焉生子允而弗湟薨謚曰惠公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静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

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四十九年冬曾公子息姑欲以位讓其弟允諸大夫不可息姑乃即曾侯位曾侯求好於邾春正月與邾子盟於蔑鄭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三月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京人叛段段入鄢鄭伯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其子滑奔衛鄭伯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谷封人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母子如初王命鄭伯為卿士衛人為鄭公孫滑伐鄭取廩延魯仲子之喪夏五月王使冢宰致賵魯侯求成於

宋秋七月盟于宿冬十月祭伯朝於魯魯大夫孝公之子益師卒至魯哀公之世孔子不復夢見周公於是按魯史春秋斷自隱公元年筆則筆削則削而作春秋春秋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謂一為元者明人君之用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心正而後天下莫不一於正冬而曰春者行夏之時也春天時正王月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一理而知王與天同大也加王於正者公羊子曰大一統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而知天下定於一也魯隱不書即位者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也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何以始於魯隱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

顛覆至是暮年又以天王之尊而賵諸侯寵妾人望絕矣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故託始乎隱也

不書即位 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侯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黜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魯侯爵而稱公此臣子之詞從周之文者也我所欲曰及邾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然有例當稱字或黜而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者聖人之特筆也春秋大義公天下講信修睦至於刑牲要神非所貴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不稱國不稱將不稱師而專曰鄭伯者姜氏嘗欲立段矣

鄭伯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縱使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誅其意以正人心埀訓之義大矣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秋

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春秋創制繫王於天為萬世法

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咺為冢宰承命而行故特貶而書名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而榮召書字何也前賵仲子則名冢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

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名者惡其屢盟不待會同私約不繇天子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直書曰來不與其私交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公子益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貴戚之卿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或書或不書著禮貌之差也不書葬明君臣之等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公子翬不書卒何也逮國誤朝躬行弒討之賊也公子遂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季孫意如書卒何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不討先君之賊也

五十年春魯侯與戎會於潛修惠公之好戎請盟魯侯

辭莒子取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三月莒人入向以姜氏還魯司空無駭帥師入極戎復請盟夏六月庚辰魯侯與盟於唐秋七月紀侯使其大夫履緰逆夫人於魯八月魯伯姬歸於紀十月乙卯魯侯夫人子氏薨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討廪延之師王將分政於虢公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於是與鄭交質經曰二年春公會戎於潛戎狄舉號外之也天子與天地參無不覆載王德之體也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者王道之用也是故親戎狄致金繒之奉是首顧居下也戎狄來朝位侯王之上是亂常失序也羌胡居塞內無出入之防

為猾夏之階也故馭戎之道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有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春秋謹華夷之辨與戎盟非義矣其書日者謹之也後世如西漢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唐肅宗約回紇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德宗信吐蕃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穀梁子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夫婦人倫之本也故文王為世子而親迎韓侯為諸侯而親迎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書履綸逆女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亦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説則鑿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

十有二月乙卯

夫人子氏薨穀梁子曰隱之妻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而不書葬以明順也夫婦人倫之本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内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此義施於代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五十一年春正月庚戌王崩謚曰平王太子洩父蚤死嫡孫林立將遂畀虢公政二月鄭祭足率師取温之麥王與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宋公

疾名大司馬孔父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雖死亦毋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馮出居于鄭嘉者正考父之子也夏六月庚辰宋公薨與夷即位冬十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尋盧之盟經曰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精歷算者所能致其行有常度是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遇災而懼之意也克謹天戒則雖有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外夷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而可忽乎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三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周人來訃魯侯不往是無君也其罪不書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者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

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古者天子崩嗣王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非王命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古者諸侯之邦交聞問殷聘而世相朝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而天子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嘗會盟聘問則名可知不則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諸侯曰薨而何以書卒周室東遷諸侯專國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特書曰卒貶黜之也

冬十

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

癸未葬宋穆公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位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而天子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有討其賊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有治其罪而不葬者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吳楚之君書卒者十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皆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桓王

元年冬十二月戊申衛公子州吁弒其君而自立宋公魯侯將為會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遂遇于清宋公子馮在鄭鄭人欲納之衛州吁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乃使人啖宋以伐鄭除公子馮之利宋人許之陳蔡方睦於衛州吁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蔡人伐鄭邶國風三篇曰燕燕四章章六句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于飛差池張銔也其羽之

子于歸歸宗也遠送于野郊外曰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下曰頏之子于歸遠于將之行也瞻仰弗及佇立以泣久立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大也只其心塞實也淵深也終溫且惠順也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勉也邶國風四篇曰日月四章章六句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窮困之詩也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乃如之人兮逝逮也不古故也處胡

何也能有定寧曾也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循也邶國風五篇曰終風四章章四句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終風且暴終日風為終風顧我則笑侮之也謔浪笑傲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終風且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莫往莫來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

道往加之悠悠我思終風且曀陰而風曰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路也曀曀其陰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傷也邶國風六篇曰擊鼓五章章四句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漕衛邑也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闊勤苦也說數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偕俱也于嗟闊

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遠信極也宋公使乞師於魯侯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戰將自焚也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遂會諸侯敗鄭徒兵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陳侯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

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謚其君曰桓公衛人逆桓公之弟晉於邢冬十月公子晉即位經曰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有取其故地如僖公之取濟西成公之取汝陽亦書曰取何也茍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也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此衛公子州吁

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古者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簡其禮耳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三而皆以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可也鄭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殺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宋公乞師公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

義強其君固請而行之無君之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夫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從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公羊子稱人為討賊之詞是矣于濮者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州吁二月弒君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衛人久然後能殺之于濮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鄭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

置其君之罪於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

皇王大紀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三十四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桓王

二年冬魯侯將如棠觀魚公子彄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彄稱疾不從亦孝公子也二月衛葬其君桓公四月衛人以燕師伐鄭鄭三大夫以三軍軍其前二公子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

人六月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曲沃鱓攻翼晉侯郄奔隨是爲鄂侯鱓既得晉不受王命王使虢公伐之復奔曲沃晉人立鄂侯之子光衛之亂也郕人侵衛至是衛師入郕魯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始用六佾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公使告於魯魯侯聞

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冬十月辛巳魯公子彄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是為臧僖伯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秦世子卒謚為靖公經曰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特書觀魚以見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也夫不納僖伯之忠言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夏四月葬衛桓公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

弑逆之賊討矣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沒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至於葬則從其私謚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

秋衛師入郕

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侯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不施德政毒衆臨戎入人之國書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考者始成而祀也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因其來賵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生稱號姓氏沒稱號謚姓者夫人也存沒皆單稱姓字者妾

也凡宮廟非忘災失禮則不書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總而稱之則為佾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初獻六羽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魯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也

邾人鄭人伐宋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然衛州吁主兵伐鄭而聖人以宋為首者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

螟虫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矣以僖伯之忠非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不聽其言與郭公善善不能用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

長葛圍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三年甲子春鄭伯使人輸平于魯三月辛酉魯侯會齊侯盟于艾始平也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陳侯長惡不悛徒自及也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

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王使告饑于魯魯為王請糴於宋衛齊鄭鄭伯来朝王不禮焉周公黑肩曰我周之東晉鄭焉依善鄭以勸来者猶懼不既況不禮焉鄭不来矣弗聽王國風八篇曰采葛三章章三句懼讒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葛所以為絺綌喻臣以小事使出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所以療疾王國風九篇曰大車三章章四句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

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毳冕菼色青者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衣如璊啍啍重遲之貌璊䞓也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穀生皦白也生則形異死則神合

經曰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納也平成也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秋七月四德備而後為乾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見天人之理合也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冬

宋人取長葛宋人恃強久役取非所有王朝不討列國不治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也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攷穆公屬國之意殤公乃忌馮而伐鄭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又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其見弒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攷矣

四年春正月魯紀伯姬之行也其娣叔姬幼至是始歸於紀滕侯薨夏魯城中丘齊侯使公子年聘於魯結艾之盟也宋及鄭平秋七月庚申盟於宿魯侯聞之伐邾以說於宋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

伯聘于魯還至衛楚丘戎伐凡伯執之以歸陳及鄭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曲沃鱓卒是為莊伯子稱代為伯薨謚曰文公嫡孫寧公立經曰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凡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滕侯宿男之類書卒不書葬者怠於禮弱其君者也

夏城中丘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

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鄭語書盟黑背書師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陳光奔楚盜殺衛縶秦鍼宋辰書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至襄公紬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仁人於兄弟絶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魯為宋討非義之甚而稱伐邾傳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蔑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

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冦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五年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請衛侯先相見衛侯與宋公遇于大丘鄭伯先請于魯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魯人許之正月使宛歸祊魯人受之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

以能育蔡侯甍子封人嗣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於温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魯侯莒人盟於浮来以成紀好冬十月魯大夫公子展之孫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徳於諸侯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於大夫使因其王父字謚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齊侯使告成三國于魯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

承受君之明德經曰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輸平之時以言請之矣至是來入地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祊近于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周制諸侯薨赴不以名仲尼革之必以名書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參盟書日謹其始也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詰誓忠

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春秋革薄從厚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盖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隱公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亦太卑而可踰矣故特言及以識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晋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治亂之效明矣

六年王使大夫南季聘于魯春正月癸酉魯雷電霖雨庚辰大雨雪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秦徙都眉之平陽魯大夫挾卒夏魯城郎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告于魯魯侯會齊侯于防以謀伐宋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從之大敗戎師經曰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古者諸侯於天子朝聘有制天子於諸侯亦有時聘以結好隱公即位九年未嘗朝聘於天子貶爵削地可也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然後征伐自諸侯出然後政事自大夫出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此三月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

書之意矣挾卒夏城郎城者禦暴保民之所城不可踰制役不可違時又當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周制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曰鄭伯為宋公不王討也何以謂之非王事乎天下不聽征伐之禁於王都始則私會中則私盟終敗人而奪其邑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蓋矯假以逞私忿爾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七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魯侯鄭伯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二月公子翬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四月戊申魯侯

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魯侯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以郜歸于魯庚辰入防以防歸于魯蔡人衛人郕人不會伐宋五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乃召蔡人入戴蔡人怒師不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七月戊寅鄭伯入宋八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經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翬不氏先期也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

郜辛巳取防內大惡其詞婉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祀亦書曰取故此直書而不隱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鄭莊公以奇取勝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當此刑矣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茍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何難哉

八年滕侯薛侯朝於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請於薛侯

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賔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乃長滕侯魯侯會鄭伯于時來以謀伐許五月齊侯魯侯鄭伯伐許瑕叔盈以蝥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男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

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

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懐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

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夫不度徳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八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曾公子翬請殺公子允將以求太宰曾侯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公子而請弒之公有事於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寫氏九月壬辰翬使賊

弑之是為隱公公子允即位而討寪氏有死者經曰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周東遷之後列國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凡来聘来朝一切書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夏公會鄭伯于時来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前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此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公即位十有一年不朝京師不奔王喪擅興甲兵取邑易地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不可不察也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

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年魯侯弑君得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卒易祊田魯侯許之正月會鄭伯于垂以祊田之薄於許田也加璧焉

二月丁未魯侯及鄭伯盟于越魯大水經曰元年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孝武又因事别建年號歷代因之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

同詞惠公元妃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桓庶弟也隱欲讓而桓弒之春秋所以備書始終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乃有無君親之心焉聖人以是為國之大惡也故隱其詞而謂之假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之道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垂之會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也故稱會越之盟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也故稱稱及夫弒逆之人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戎夷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謂懼春秋所以作也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也

秋大水

大水者陰逆而

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 冬十月

十年宋公立十一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華督為太宰督將弒君因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攻殺孔父遂弒宋公謚曰殤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魯侯齊陳鄭皆有賂魯侯將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

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以臨照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公不聽遂與齊侯陳侯鄭伯會於稷立華氏使相宋公夏五月紀侯朝於魯齊故也荆熊通浸强大稍侵漢沔之北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秋七月魯人入杞魯侯及戎盟於唐以脩舊好晉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經曰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是也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及其大夫孔父孔父佐殤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

格君心之非者然督之所憚於是先攻殺孔父而後敢弑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是故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也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故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擅位而憚孔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滕侯爵降而稱子終春秋之世何也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者也夫亂臣賊子人人莫與則無以立於世而莫敢動於惡矣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其黨滕侯先鄰國而朝桓是黨之也與四夷何異四夷雖大皆曰子狄之也使其後嗣有能討亂賊蓋前人之愆則聖人必復其爵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於列會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特書其所為者以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

宋災而不致討故特書以見意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故必深諱重貶然後見也稷之會前書督弒後取宋鼎曰成宋亂書諸侯則其責明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為亂臣賊子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臣戒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紀侯朝弑君之賊何以無貶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援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楚自周東遷號稱王跨越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從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

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荆楚雖大何懼焉若事醜德齊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

君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弒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曲沃稱伐翼次于陘庭莊伯之弟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敗晉侯于汾隰晉侯驂絓而止夜獲之是為哀侯及欒共叔稱使謂共叔曰毋死吾以子為

上卿制晉國之政共叔對曰人非父不生非君食不長非師教不知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死晉人立哀侯之子曾侯會齊侯于嬴請婚齊侯許之齊侯衞侯胥命于蒲不盟也杞侯求成于魯魯侯會之于郕夏五月辰朔日有食之既魯侯使公子翬逆夫人于齊齊侯送姜氏至于讙魯侯會之以姜氏歸先王之制諸侯嫁女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

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齊公子年聘于魯致夫人也魯有年經曰三年春正月桓公三年而後不書王者十有四年何也桓公弑君而立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鄭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反面事讐曹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不書以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是時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

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魯侯既不親迎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

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是仲尼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借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史則為慶祥在經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畫工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此于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奥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皇王大紀卷三十四

皇王大紀卷三十五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桓王

十二年冬十有一月魯侯狩于郎王使冢宰渠伯糾聘于魯侯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出居于魏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魏芮皆姬姓魏地南枕河北涉汾水西迫于秦

東阨于晉魏國風首篇曰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國風二篇曰汾沮洳三章章六句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彼汾沮洳漸洳也言采其莫菜也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魏國風三篇曰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棗也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

亦勿思魏國風四篇曰陟岵三章章六句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山無草木曰岵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上謂去服事也猶来無止父尚義也陟彼屺兮山有草木曰屺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来無棄母尚恩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俱也上慎旃哉猶来無死兄尚親也魏國風五篇曰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

所居焉十畆之間兮桑者閑閑兮（男女往來無別之貌）行與子還兮（去來相過）十畆之外兮桑者泄泄兮（人多之貌）行與子逝兮（行相逮及）魏國風六篇曰伐檀三章章九句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坎坎伐檀兮（坎坎伐木聲）寘之河之干兮（寘置也干厓也）河水清且漣猗（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待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夫之居曰廛）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貆獸名）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直直波也）不稼不

穡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取禾三百億兮萬萬曰億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獸三歲曰特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漘亦厓也河水清且淪猗小風成文曰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熟食曰飧魏國風終七篇曰碩鼠三章章八句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貫事也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

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得其直道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呼永歌也

經曰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名之何也操刑賞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書名以見其非宰也然桓公没榮叔來錫命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

宰咺獨稱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不書秋冬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

十三年甲戌冬十有一月己丑陳侯鮑薨謚曰桓公公弟佗殺太子免而代之陳國風六篇曰墓門二章章六

句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陳葬其君桓公魯城祝丘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衛為右拒以當陳

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髙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王國風六篇曰兎爰三章章七

句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有兎爰爰緩意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憂也尚寐無吪動也有兎爰爰雉離于罦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罬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鄭國風七篇曰遵大路二章章四句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摻擥也寁速也遵大

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䰩兮不寁好也䰩弃也鄭國風八篇曰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鳬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衛國風八篇曰伯兮四章章四句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伯兮朅兮朅武勇皃邦之

桀兮（桀特立也）伯也執殳（長丈二而無刃）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令人忘憂）言樹之背（背北堂也）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衛國風九篇曰有狐三章章四句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有狐綏綏（匹行貌）在彼淇梁（石絶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初衛侯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納之邶國風之十八篇新臺三章章四句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不能俯者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不能仰者秋魯大雩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魯有鑫州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經曰五年春正

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此外相如國史承告而書聖人存而弗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也所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卿大夫天下之公選也周衰小人得政以朝廷官爵施及童稚賢者老身於蓽門圭竇公道不行然後兵亂侵陵國家傾覆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葬陳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乃憤懟自將以攻之非天討也故不稱天若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既識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

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大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者皆裁自

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山川爾魯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而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禮也明乎春秋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螽冬州公如曹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來故先録其本

十四年冬十有一月州公自曹朝于魯荆熊通侵隨使

遂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

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平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

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齊侯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春二月魯侯會之于郕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餼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

惄故有郎之師魯侯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六月壬午魯大閱以簡車馬陳公子躍蔡出也蔡人殺佗而立之秋七月丁卯魯夫人生子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

貧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紀侯朝于魯謀請王命以求成于齊魯侯告之以不能經

曰六年春正月寔來寔者州公名也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孟子以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令州公書名以匹夫畜之可乎曰世衰道微諸侯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强暴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所書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强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秋八月壬午大閱書八月不時也書大閱非禮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寇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屬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蔡人殺陳

佗

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殺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殺君而四君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殺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無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

于冬紀侯來朝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魯桓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者也而紀侯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得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乙亥魯焚咸丘穀伯鄧侯朝于魯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曲沃伯入翼殺其君小子侯王使虢仲伐之稱復歸曲沃虢仲立哀侯弟緡唐國風八篇曰鴇羽三章章七句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

事靡盬靡不攻緻也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經曰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易稱王用三驅禮天子不合圍夫子釣而不綱皆愛物之意也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者也夏穀伯綏来朝鄧侯吾離来朝穀伯鄧侯何以生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朝之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誅絶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

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矣不書秋冬田常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師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殺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殺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六年冬十一月己卯魯烝王使家父聘于魯春三月丁巳魯再烝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

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将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将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楚鬬地東至睢上魯伐邾秋八月雨雪王使祭公言于魯以取女遂逆后于紀秦寧公魯姬生武公德公寧公薨庶長弗忌

威壘三父舍世子兄弟不立而立其庶出孝經曰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以中冬時也何以書爲再烝見瀆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何以無貶乃同則書重之義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故來聘桓公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錫桓公命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夏五月丁丑烝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已數義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是也有再書而一貶者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是也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

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此說是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理則不書故先儒以爲宜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十七年冬紀季姜歸于京師巴子使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于鄧鄧南鄙鄾人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鬬廉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秋虢仲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曹伯終生

使其世子射姑朝于曾終生叔振鐸七世孫也曾侯饗之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經曰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謬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詞之抑揚各有所當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夏

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周制世子攝其君者謂朝於天子有時雖老疾者亦不敢後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君疾而儲副出殺㒳邪窺伺之心危道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

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十八年曹伯甍射姑嗣三月曹葬其君桓公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秦人納芮伯萬于芮魯侯衞侯期于桃丘衞侯弗至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懐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奔共池鄭伯以怨惄故請師於齊以伐魯冬十月丙午齊侯以

師助之曾侯與戰于郎邶國風八篇曰雄雉四章章四句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也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展誠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視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邶國風九篇曰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匏有苦葉濟有

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之葉苦不可食也濟度也由膝以上為涉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遺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輈以上為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迨及泮散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

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邶國風十七篇曰靜女三章章四句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靜女也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正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既有美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自牧歸荑洵美且異牧田官也荑芽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遵我法則

衛侯納伋子之妻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姜氏與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烏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又殺之邶國風十九篇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朔與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伋曰君命不可逃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

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

邶國風十篇曰谷風六章章八句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志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違離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茶苦菜也）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安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潔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慉養也）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阻難也）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育長鞫窮也）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

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不念昔者伊予來塈塈息也

衛國風四篇

氓六章章十句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丘一成為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愆過也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將願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財遷徙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隕墜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差也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極中也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

其笑矣咥咥然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悼傷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坡也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總角結髮也宴宴和柔也信誓旦旦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經曰十年春王正月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違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簒弑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

丘弗遇弗者遣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供命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仲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州吁主兵而先宋

皇王大紀卷三十五